成都新聞

中華郵政認爲新聞紙類　二十三年十月十一日（星期四）

第伍貳伍號

社址　東御街壹伍肆號

每份售錢貳百文

每日出版一小張

學業印刷社代印

訂報價目　每月二角五　半年一元三角五　全年八折　外縣加郵費一角五

成都國民日報社　雙十節征求基本訂戶

二百錢買本報一張可得兩角至兩元利益

凡將此份剪下寄至成都春熙東路第卅號國民日報社發行部訂閱本報一份除原定價目折扣外再以八折優待

優待卷

姓名　報費（每月一元）　外埠每月加郵費二角　期限　收報地址

限廿三年度有效

感謝良醫

逕啓者鄙人於本歲八月忽患喉症喉頭紅腫異起白點日爲愈烈水漿難下切就醫於存仁醫院約經一週未見稍減後改服張君藥僅服一劑病勢頓減再服一劑而白點全無矣張君誠大國手也現寓文廟後街五十五號確爲病者之福音特此誌謝

感謝人郭約雲

智育影院　十月十日起演　**火燒平陽城**

大光明　十月十一日起演　**琵琶春怨**

精粹時事　**新詞戲本**

本報小舞台所演新戲唱詞共選十九回合訂一冊現已出書原價四角特價兩星期每冊三角外縣郵票代價外加寄費伍仙劇目列后

戰朝陽　馬路會　失熱河　逆王閻　報良　斬湯　通緝　罵機　跳舞廳　胡蝶跳舞　和本　托國出洋　學良　透關　生稀上路　花先賤　文聖街　冥晃　捐款　劉鄧兩家大戰既河

成都新聞經售

風流小生　本日出書

請購書諸君**憑券來取**

每冊實洋叁角　外縣郵票代價　寄費歡迎

笑俗先生鑒　昨閱成都新聞所登載之姨太太外史廣告不如看得明白今特另擬一寶塔式廣告送上請斟酌可否另登　德壽年十三歲

笑。真妙。買來瞧。硬有味道。又不多費鈔。笑得你肚子疼。跳吊。雖滑稽。滿大篇。甚麼東西聽我宣報。才是姨太太外史廣告。售書處東御街一伍肆號

這個廣告是一位小朋友德壽君送我的。茲將來函一併登載。並祝德壽君讀書努力　笑俗謹謝

▲孔子紀念日質疑（續）　清泠

漢儒如賈逵，注左傳於魯襄公廿一年云，「此年仲尼生」，又如服虔注魯昭公二十四年，引賈逵說云，「仲尼時年三十五」，是皆以孔子生在魯襄公二十一年，而與公穀同，錢竹汀，謂「是年經書十月庚辰朔，則十一月無庚子日，予以三統術推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己卯朔，其月廿二日庚子，是爲宣尼生之日，年從公羊，月從穀梁，與賈服兩氏注左傳亦合」，是魯襄公二十一年，至哀公十六年，孔子實七十四歲，而或云七十三者，殆古者日必周歲，始乃增年，然則腐史司馬遷氏以七十三計者，亦以相距之歲言之耳，不然，魯襄公二十一年，己酉至壬戌，則孔子年已七十四矣，經傳生年不一，卒使先師孔子壽數絕異，故特揭之，以俟海內考古者是正之，（完）

兩個怪胎

一胎兒口內生齒　一胎兒獨手二足

（上海訊）提籃橋口平民產科醫院院長王伯元，自創辦以來，積極進行，對於院務，尤爲盡力革新，頗爲社會之信仰，茲於九月九日新由上海送該院待產粵人陳某之妻，年僅十九歲，頭胎懷孕，一時驟然腹痛，旋經王英男醫師並袁，許二女醫師診察施用手術，竟產一孩，獨手二足，形狀甚怪，未半時又生一孩，口內全生齒，聞一孩與母安全，一孩產出時即死，聞該院現用藥水陳列瓶中，以供生理學家之研究，

山巔噴火　地殼亦震

（湘省益陽訊）本縣益陽桃江鎮第三區（桃江鎮）板溪錫溪之間。有高峯曰頭尖。日昨其峯巔突然發現火燄。火星飛騰空中。農民見之驚怪萬狀。本知山頂如發何火。同時該山地殼亦覺震動。附近村落。屋瓦瓷器等物。震動有聲。居民經此非常變動。互相走告。惶惑莫名。幾欲相偕逃避。幸噴火無多。震動亦不甚激烈。僅一晝夜遂亦停頓云。

父子戲迷

有父子二人皆戲迷，一日，子以事忤父，方仆責之，父口中唱曰：「手執嚴法朝下打。」子痛甚，急逃入臥室，取其妻之馬桶蓋，高舉過頭，父亦唱曰：「老賊殺法則害，若再追來，以太極圖傷他便了。」（苦笑）

小舞台

煙王點狀元　第三幕　慶功

那東北被日強吞掉。熱河榆關也莫有下稍。鄧鐵梅他把忠盡了。我那義軍健兒。也慘受槍刀（轉快板）到此時就該覺悟了。（叫頭）同胞哪（接唱）曼歌妙舞爲那條。嘆山河靜悄悄似水去了。流浪人空自將痛淚雙拋。（黃金台二簧倒板）思故鄉念老母痛在心上。（迴龍）恨共黨怨蒼天街頭徬徨。（原板）多只爲內戰起雄軍西上。那赤匪方才得負嵎猖狂。我大軍奮神威齊將賊蕩。又誰知失聯絡背進嘉江。可憐我衆父老東飄西蕩。誰施捨流浪人一瓢水漿。（請宋靈倒板）提起了衆父老珠淚雙滾。（叫頭）父老。父老哪。我的父老哪。（迴龍）尊一聲衆父老死去的陰魂。（反二簧慢板）嘆父老爲國家辛苦嘗盡。措國稅繳糧款受盡苦情。恨共黨倡邪說爲虎忘命。屠父老焚屋宇觸目心驚。流浪人說不盡心中怨恨。心中怨恨。我的父老哪。（轉原板）恨不能將共黨剝皮抽筋。恨只恨不能將父老救盡。又不能驅共匪復我通城。哭罷了我父老將話來論。尊一聲衆先生細聽分明。（風波亭吹腔）都只爲共黨來犯境。害得我等好苦情。若蒙得衆先生將糧賑。二世啣環答恩情。（叫頭）衆弟兄。衆將軍。（接唱）願你們揮戈齊奮進。指日便將赤匪平。我頭頂香盤鮮花獻。單等捷報到來臨。（未完）

姑妄誌之

湘潭八區　漁翁捕魚網觸怪物

▲推波助浪漲水至數丈高

▲形如白牛登岸追逐不捨

（湘潭訊）王翁者，邑八區石潭人，年五十，嘗作漁翁，今歲旱，故各處之水，多乾涸，故王所捕之魚倍於往昔，日前王攜籃網，捕魚龍王廟下小河潭中，網發，觸一物，作裂帛聲，波濤澎湃，王大懼，拖網狂奔，行數十步回視，見一白牛，紅睛突出，奮然追趕，遂狂奔益疾，越山逾嶺，牛亦尾之，王乃拋棄網籃，牛姑返，王歸，囑妻將家中什物，搬樓上，以防牛之追尋，翌日，牛未至家，惟該小河，突漲水丈餘，且田塍橋壩，被冲倒數處，現該當地人士，正籌款修築，而對此白牛，則議論紛紛，莫衷一是，有云係白黿，作祟者，有云係水怪者，有云係白龍者，姑無論其如何，惟以一牛之力，能於此大旱時，漲水尋丈，冲倒地方，果屬事，則此牛何妨多有，但事近荒唐，未敢遽信，姑誌之以俟將來證實，（行）

博士信箱　王洪順

（問）我有一個姑母，（但是她還沒有出嫁）我若寫信給她，還是稱姑母呢？還是稱娘娘？若是稱她姑母，那她還沒有婆家，若是稱娘娘，到底還是我的姑母，請問如和稱呼？（彬君）

（答）你要咬文嚼字，不依習慣，那只有照湖南人那麼稱姑姑。

（問）你知道我現在心內想什麼？（張亮）

（答）你想着不知王洪順如何答法。

（問）妻子如有不規則行爲，做丈夫的被稱爲「烏龜」。現在我的丈夫專門在外面尋花問柳，那末我做妻子的，應當有怎樣一個名稱？（方人也的妻照容）

（答）活撫孀。

社會小說　姨太太外史續　（159）　風閒

第一回　鶯叱燕惱箋作蝴蝶舞　雁悴鴻憔弦斷漁家樂

陳達夫見此情形。仗着他一副政客面孔。紅也不紅。等到她們笑完。才微笑着道。我覺得荒疏。這十本票。我都留下了。票價馬上付給。還是會前再收。金英搶先道。票價照例先收一半。倘密斯忒陳。願減輕我們的手續。現在完全付給。也是我們盼望的。陳達夫又看了何君馥一眼。何君馥笑道。這隨密斯忒陳的便。密斯忒陳若不付款。在簽字簿上簽名。以作後來憑據。也無不可。陳達夫便笑道。我也是代銷。款也非我拿。一回付清。倒省我手續。說話間。便掏出一本支票薄。翻開薄皮。用自來水筆寫上。付來人現款大洋二百元正。底下簽了個名字。扯下來放在桌上。說道。這是票價二百元。請何小姐收下。何君馥見陳達夫身上帶着支票簿。咄嗟之間。二百元支票。便開出來。不拿花錢當事。心裏微微一動。暗忖他出手闊綽。二百元不算一回事。多帶出幾本票。他定然也銷出去了。想至其間。看了那張支票。倒又有些後悔。乃笑着謝道。密斯忒陳。你這樣幫忙。我們同學。都替劉先生劉太太謝謝。金英笑道。小何。你把簽字簿支票收起來。密斯忒陳付了款。不必簽字了。何君馥瞪她一眼道。密斯金。你爲甚麼叫我小何。金英嘻嘻笑道。你不是小何。可是甚麼。我們一天到晚喊慣了。改不過來咧。何君馥氣鼓了嘴。收起支票簽字簿。想辭別陳達夫出去。陳達夫却笑道。何小姐不要忙。我還有事情。請金小姐叫一名聽差來。金英知他捨不得何君馥走開。就問道。密斯忒陳。你想吃東西麼。我們學校裏。有學生會主辦的消費合作社。牛奶罐頭咖啡茶。以及點心水菓都有。你若想吃。可以叫聽差去拿。不必到外邊買。陳達夫搖頭笑道。我可不是想吃東西。吃東西也不敢在會客室。貴校紀律嚴明。稍一不愼。違犯校章。給聽差老爺們知道不是要的。金英笑道。你心裏還不舒服。我去叫那聽差來。給你陪個禮。再不能出氣。我告訴校務處。打碎他的飯碗。陳達夫道。

成都長發和號
專門口蘑豆豉
零售 口蘑 每二十斤 八二千
五香豆豉 每二十斤 二二千
住東門口下東大街九十七號
◀批發販莊格外減價▶

成都唯一無二戲園
小舞台
本日演唱（點狀元）
每位票價二百文
全月包廂三角

無上消遣
總府街中段昌福館對門製革廠樓上黃金窟售店建南土漂煙一杯三四吊錢
地點又適宜
會人又方便
既可以謎天
又可以消遣
樓高涼風爽
燈明手拈戳
把斗徐徐吸
天上非人間
二樓南土煙
色香味皆濃
每杯三角

同樂印刷社
精美印刷
價值低廉
石印廣告商標訃文證書禮卷股票執照名片等件
出品迅速
現期不慢
住成都棉花街九十四號◀

克淋濁白康
建佑大藥房出品不朽新起久患一服此藥馬上止痛止濁三痊癒病重七日永不復發
大瓶一元 小瓶五角 廠洋
本部經售處安富藥房華靜藥房華威藥房

廣告價目
本報銷場普遍如登廣告收效必宏凡小字五十字以內者每日收費二角餘類推
醫廣告及大字不登

愛國歷史長篇小說

玉獅帶

版權所有 禁止轉載

第六十回 鄭鳳嬌大破五鬼陣 墨賽花智賺白巧爾

原來羅燕最是警覺，朦朧間，倏見着個黑影，直撲帳裡來，心知有異，急翻身坐起，羅燕方才躍起，太乙三郎剛刀早到，羅燕見他一刀未扎會中，急掙扎起來，太乙三郎不料羅燕警覺，猛聽噹的一聲響，便知未曾將羅燕扎着，不由心裡大驚，驀地影兒一閃，便知羅燕起立，太乙三郎右手握着剛刀，左手便來捉羅燕，羅燕急用床柱來攔，那裡還躲得過，早被太乙三郎將右腿抓着，舉起剛刀，正欲向羅燕刺去，驀地裏一陣冷風，直撲腦後來，那衛卒已似猛虎般，提了把扑刀殺來，太乙三郎，急將身兒一側，倏的飛起右腿，直向那衛卒腿上踢去，那衛卒那裡閃躲得及，早被太乙三郎，一足踢翻，揮刀結果了性命，血花四濺，人頭滾落，羅燕又取不着那寶劍，只不住閃躲，太乙三郎見羅燕將腿掙脫，三兩刀俱戮着床柱，不由心裏愈亦大怒，一聲虎吼，正欲繞身奮擊，猛的房外搶入十來名漢子來，太乙三郎知道不成功了，急將手中刀一捲，矮身向一衆軍漢，捲殺了去，那些軍健，一聲吶喊，齊退了出來，太乙三郎，恰似瘋虎般，踉蹤趕出，軍漢們一聲呼哨，各持軍刃，俱圍了上來，各處軍健，也俱都聞警趕至，刀槍棒棍，將太乙三郎團團圍住厮殺，太乙三郎那裡將這些走卒放在心上，只見那口刀同身子，在槍戟叢裡，飛舞旋轉，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忽前忽後，恰好似黑雲影裡的閃電一般，倏的飛來飛去，但見那四邊頭顱亂滾，血肉橫飛，墨賽花與鄭鳳嬌，也聞警驚起，見了太乙三郎的本領，不由驚異，那些軍健們，只眨眨眼，便已東偏西倒，一個個不住後退，太乙三郎虎吼了一聲，兩刀砍倒幾個軍健，直飛身上墻來，砍鄭墨二人，墨賽花鄭鳳嬌，驀地見太乙三郎殺來，都吃了一駭，急待走時，却那裡來得及，已被那崆峒國王趕到身邊，軍士們，齊來搶救，都被太乙三郎踢倒，鄭鳳嬌墨賽花，扶着健婢，繞殿躲讓，好幾個健婢，稍遲一步，都被他砍掉，說時遲，太乙三郎剛刀，倘未觸着鄭墨兩人身傍，那時快，側面一聲怒吼，彎着休得猖獗，看洒家來捉你，語聲未完，電也般，明亮亮剛刀，直向太乙三郎面門刺來，太乙三郎高喝聲好，用手中刀往外一碰，不料那和尚力大刀沈，直震得太乙三郎兩臂酸麻，險些握不穩手裡剛刀，心裡老大吃一驚，看不出這和尚本事，如此了得，太乙三郎不敢戀戰，急處使了個臥蟒翻江式，直向那和尚劈去，那和尚見來勢凶猛，忙側身閃讓，太乙三郎趁這機會，兩足一登，嗖的聲已上房廊，衆軍健一聲吶喊，但見一股旋風起處，那和尚也飛身趕去，墨賽花急命軍健，速往大營調軍四處圍拿，休得被這刺客走脫，復命係庭玉，迅速率領軍健，幫助這和尚擒拿刺客，鄭墨二人方返身來見羅燕，羅燕已着好衣服，侍衛燃起燈燭，這軒轅廟裏的老和尚，也握着念珠，來看羅燕，羅燕將前事略述了一遍，俱都駭然嘆道，不是王爺洪福齊天，那賊子怎得忙亂若此，羅燕復問了遍捉賊情形，鄭墨二人齊道，不是這廟裏的大師傅拔刀相助，墨花等俱為頑賊所窘呢，羅燕驚喜道，荒疏荒疏，燕駐節於此，將屆一月，尚不知寶寺有此異士，實深歉仄，那老和尚捧着佛道，貧僧亦不知小徒有此異能，羅燕道，這位大師傅是何時來此的呢，那和尚道，小徒名叫智聰，來此寺尚未屆兩月，因平日蹇於言詞，故只在廚房裏燒飯砍柴，不豫外事，老僧因見他相貌魁梧，也曾幾次勸他，不要埋沒在燒香念佛裏，出去投軍吃糧大小幹個功名兒，豈不是好，無奈他只搖頭不答，有時却長吁短嘆，好像有若干心事，埋在腹裡，羅燕聽說，也暗地納罕，侍衛却來稟報，那和尚已將刺客擒着，回了來，羅燕急命傳見，那和尚已整頓衣冠，隨着侍衛，步入帳裏，見了羅燕，急撲倒虎軀，納頭便拜，羅燕慌忙來扶道，師傅擒此巨憝，救了孤性命，孤已感激不惶，何敢受師傅大禮，孤敢請教師父姓名，那和尚道，小人便是前鎮潼關的盧霸林，羅燕鄭墨等聽了，都大吃一驚，那老和尚更吃驚非小，

大明廿七俠

第四十四回 會淵無遮奇淫演怪劇 樂譜鄭衛輕曲奏霓裳

不知他們怎樣樂法，一會兒，只見外面走進個麗人，怎生打扮，只見一個艷如三春桃李，一個雅似十月芙蓉，一個頭挽盤龍髻髮，光可鑒，一個首梳劉海式，霧鬢雲鬟，一個秦首蛾眉，美目以凝水秋波，一個輕顰淺笑兩頰如紅暈蘋果，一個手如柔荑，十指尖如春筍，一個領如蝤蠐，兩肩垂如楊柳，一個似飛燕身輕，掌上可舞，一個似西子蹙頻，捧腹愈美，一個柳腰細軟，弱不禁風，一個金蓮瘦纖，柔若無骨，眞個是巧笑倩兮，顛倒衆生魂魄，美目盼兮，迷却狂且性靈，雖不疑楊玉環再生，定須說張麗華轉世，白秋塘見了這兩女子，衣香鬢影，絕似一對解語花，不由應了西廂記上兩句說詞，叫做可喜娘，幾曾見，呀，我誰想這裏遇神仙，不由呆着，做聲不得，那兩個女子，笑嘻嘻的如臨風楊柳，輕移蓮步，婀婀婷婷的走到孟氏弟兄面前，那濃妝的偎傍着孟皎的身傍，淡抹的倚倒在孟朧的懷內，口中笑說道，這位生客是誰呀，二人齊說，慢來慢來，們先給你倆見見，這位是白秋塘白相公這兩個乃是愛姬柳如茵，鄭飛霞，白秋塘知柳如茵，是孟朧的愛人，鄭飛霞是孟皎的膩友，柳鄭二姬，也都向白秋塘施了個萬福，嘆了聲白相公，白秋塘連連還禮，也不知回稱他什麼是好，祇有口中含糊的分兒，正在此時，却見一陣脚步嚮，外面走進無數的男女，那些女子，不消說得都是方纔的那十來個美女了，這些男子，却都是這別墅中蓄養的孌童，一個個面目俊美，正和那些女子是一對，竟一對一對的有條不紊，恍如配就了的一夫一妻一般，一齊來向着兩孟柳鄭四人及白秋塘行禮，兩孟齊說你們各事預備了嗎，衆男女齊說，已都預備，孟皎道，如此你們且先實行，於是那一班男女，齊將身上的衣服脫去，笑嘻嘻，赤裸裸地，或坐或立，或仰或俯，一個個捉對兒為鳶飛魚躍之戲，兩孟看得發熱，將柳鄭二人在那傍睡椅上，實行歡玉溫香抱滿懷的話頭，口中說老白，你今日且如諸侯救趙，請作壁上觀，將來有機會，咱們再給你設法，白秋塘看在眼內，聽在耳內，那顆心突突跳將起來，面龐兒也紅將起來，覺得難受，連忙背過臉去，那知迎面便見玻璃鏡內種種的狀態，更覺不堪寓目，祇得將兩目閉不敢返視，雙手緊堵兩耳，不敢再聽，向地下一蹲，不由竟跌坐在那裏，如入睡鄉，好半會忽覺有人扳着肩胛，抬頭睜眼一看，却見孟皎孟朧，站在一傍，其餘各男女，也都穿了衣服哪，白秋塘方纔放下兩手，立將起來，

滑稽社會長篇小說

王博士 二

第二回 老母穿高跟皮鞋 草稿入混元金斗

須知我抱孫心切，我一年不如一年，這樣大個家業，我應該早娶媳婦，才是道理，王洪順接口道，你說了一大篇，究竟是你接媳婦嗎，或是我接妻子呢，太夫人道，我接媳婦就是你接妻子嘛，王洪順冷笑道，你簡直不通已極，說着背轉身軀嘆氣道，中國要亡了，博士的母親，連一點常識都莫有，太夫笑道，你的妻子，不是我的媳婦又是甚麼，王洪順道，你快不要說了，幸好我爸爸已死，若是未死，也依你說的話，究竟是你們娶呢，還是我娶呢，中國人的惡習，由父母作主與兒子娶媳婦，兒子失了結婚權力，所以釀出 灰笑話，我現在既負有改造中國改造社會責任，非先打倒父母娶媳婦，太夫人道，如此說來就算你娶妻子，總之要娶，就是外國，也要娶妻的呀，王洪順道，我並非不願娶妻，因為我理想的妻子，不易尋着，你猜我辦肉麻小報，是甚麼意思，這便是我求偶惟一的良法，市面上有了我這肉麻小報，人家知道，我是一個情學專科博士，一般多情女子當然要來和我討論一切，與我試驗愛情，所以我現在不結婚，以後不愁無佳人也，王洪順正自誇着，忽然外面有人拍門，王順道，誰在拍門，只聽外面應道，是我，不知來了何人，且聽下回分解（未完）